



魁楼那些树

□ 王俊坤

高邮城是宋城,魁楼是建筑在宋城墙上的明代楼阁。魁楼亦称魁星阁,全国不少地方都有。魁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,主宰地方的文章兴衰,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脉要处。一般是建于古城的东南方,高邮的也不例外。高邮魁楼是由民间人士在明朝天启三年(1623)所建,后来成为明清名人王永吉私家花园蝶园的标志建筑。魁楼周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树,而且气势宏大。这在全国古城中是不多见的。

魁楼的树是有些特别的。因为楼阁是建在城墙上,城墙内外长满了树,而且是大树。从大运河堤向东,不远处便是魁楼,大树茂盛,非常震撼,一条小河向东,然后向北,这便是护城河。护城河并不深,水源来自大运河的琵琶闸洞。水深不到2米,平日,河水潺潺,水草飘逸。水干之后,惨不忍睹,河床肤浅,光彩全无。只有河边的那些树,昂然挺立,让人不敢小觑。

城墙上的树种类很多,有柏树、榆树、刺槐、麻栎、梧桐,还有枫树。特别是一棵巨大的枫树和玉兰树。每年枫叶灿烂,气势宏大,玉兰花开,惊艳出世,与魁楼交相辉映,引得路人纷纷拍照,成为网红。那些成片的大树形成林荫,宁静优雅,颇有些韵味。我知道,魁楼的树并不是那么简单。

魁楼是高邮的文脉地标。从运河向东,过南门天桥,最瞩目的便是魁楼。其东南方向还有个东塔,即净土寺塔。虽然早就没有了净土寺,但净土寺塔高耸入云雄视一方。这是高邮

最著名的文塔,和魁楼异曲同工,期盼高邮人杰地灵,英才辈出,但高邮人更愿意相信魁楼,这是本地正宗文脉。魁楼当然是出才子的,刚建成就出了个王永吉,是大儒,尽管晚节有点微弱,但算是个文曲星。高邮自古以来,文气就是很盛的。据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和《高邮州志》记载,高邮历史上考中科举的人士颇多,自宋至清共有进士175人,其中宋代47人、元代6人、明代44人、清代78人。此外,还有举人417人。可谓文脉流长,人杰地灵。

魁楼是建在城墙上的,地势渐高,走向云深之处。在老城墙的内外,绿树成荫,古意盎然。走在通往魁楼的小径上,两侧都是高大的树木,地势陡峭。有大量的松柏,还有榆树和栎树,高大挺拔。这是成片的树林,鸟雀飞鸣,树拥天际。站在魁楼上还真是别样的世界,风光无限。运河如带,珠湖如海。云霞满天,船帆点点。镇国寺塔近在眼前,钟声悠扬。文人们记住了高邮,知道高邮城文气不俗,有文游台,有词坛圣手秦少游。有孟城驿,国之命脉。有王氏父子,训诂绝学名闻天下。这座泽国中的小城,流淌着悠悠的传统文化。大淖河边还有个汪曾祺,独创清新文风。魁楼的四周,文气四溢。就像那些茂盛的树林,深藏着咏史抒怀的诗文天地。

魁楼的树是无可替代的。魁楼的西北有一桧柏,据说是当年蝶园主人王永吉手植。据今已有四百余年,

可谓历经沧桑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现今,此树仍顽强地活着,半睡半醒。虽大半主干已死,犹有枝干尚存,泛着青绿。植物专家已采取了特殊的手段,以期延长存活。这是一株经历了古城历史风云的柏树,它活着就是见证历史。历史尘封的后面竟是那样残酷。除了王永吉等文人雅士曾在树下品茶吟诗,在日伪占据高邮的历史时期,这棵桧柏也曾挂满抗日志士的遗体,这真令人骇然默然。当然,这株桧柏也见证了新生的高邮蓬勃发展,见证了蝶园回归人民的幸福场景。

魁楼边上还曾因为一棵大榆树的砍伐,引发社会轰动。清时,当年有棵大榆树,树冠巨大,荫凉宜人。许多不学之徒,无心读书,在此嬉戏聚众,玩物丧志。时任高邮县令魏源心急如焚,劝阻无效,怒而砍伐大树,告诫众生,要心系国家,发愤读书。砍倒了大榆树,果然有些成效。此后,高邮许多学子金榜题名,又开启了读书济世的良好风尚。大榆树以牺牲自己的生命,为实现施政者和文人学子目标的达成,贡献了力量。当然,也为魁楼增色。

明代的魁楼是高邮文脉的集聚之地。魁楼周边大树参天,文气聚集。高邮现存宋城墙一百余米,魁楼依然矗立在城墙之上,俯瞰着日新月异的高邮古城。魁楼边的那些树,青绿焕发,散发着春天的气息。魁楼的西侧,有一棵高大的合欢树,蓬勃高耸,华美的树冠和魁楼相得益彰。每当春天来临,花开满树。它呼应着城墙下那棵高大的枫树,成为路人驻足的美景。

魁楼的大树不同凡响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魁楼因为这些大树,更显得古朴而苍健。

可爱的小动物。特别是很厚的书,隔几页就有一两张插图,有人骑着大马,有人举着长枪,还有高山平地和河流,有的插图上好多人,像是在打仗,还有人在喝酒跳舞,千姿百态,什么都有。当看到有几本书不像书,本子不像本子时,感到很奇怪,再看看内页,纸全是黑的,字又是白的,但纸质特厚。我特别兴奋,用这个纸折成“四角”,庄上肯定没有哪个小孩是我对手了。

说干就干,我便挑了一本纸质最厚的书,用剪刀把装书的线剪掉,不敢从书的首页撕,怕被父亲发现,就从书的最后撕了几页,然后又轻轻把书放回原处,保持原样。后来听父亲说,那是一本非常珍贵的《汉隶张迁碑》字帖。

一次又在作案时,被提前回家的父亲逮个正着,吓得我两腿直打哆嗦,站在凳子上直晃。父亲见状,生怕我从凳子上掉下来摔伤,强忍胸中怒火,温和地说,小平子,慢慢下来。那天父亲没有打我,也没有骂我,出乎意料地与我讲了家史。

父亲说,我们家几代行医,靠书吃饭。这些书是我们家的命根子,将来你们能否成人成才有出息,都要靠这些书教你们呢。你虽然还不会读书,不懂书的内容,但从现在开始,你就要把它保护好,不能为了玩皮,图一时之快,把书毁了,到时就后悔了。

从那时起,爱书、读书的念头犹如一粒粒种子,在我的心灵深处生根、发芽。

荷叶的藕塘深水中。吴阿宝看到眼前的一切,毫不犹豫地拿起皮包跨上小船,向北使劲地划去。到了相思环北边的地藏庵,请住持妙珠打开皮包一看,差点把吴阿宝吓昏。皮包内除几块银元外,一本名册上是高邮地区共产党员名单,还有几张联络图。妙珠叮嘱吴阿宝藏好皮包,若有闪失,会有许多人头落地。三天后,徐兆松寻找到了吴阿宝,吴阿宝把皮包完整地交还了徐兆松,徐兆松感谢不尽。

惟愿积雨未伤禾

□ 居述明

据说雨是上天的眼泪,可连着哭上三天,哭的人受不了,听的人可受不了。那年的夏天就是,雨从一天的下晚开始下,应该是往下倒,连着三天三夜。秧田下水了,菜地下水了,连平时走的泥路上也是水。村里的男人们开始忙着排涝,水电站的水泵一刻不歇,忙着把内河的水往外河抽。雨停停下下,外河的水越涨越高,似乎离堤面就那么一拃高,多处出现了管涌。人们一下子有点慌了,老人们甚至说起民国二十年发水的惨状,男男女女更慌了,一起上堤,加高堤岸,排查管涌,夜里也安排人轮流巡逻。

我却是个无所事事的人。学校放假了,我这个小教书匠回到老家,然而我的户口已经迁出,生产队派不到我的工。其时,跳出了农门的教书教得并不很惬意,就像一条鱼,跳过了龙门,却没有变成一条龙,只是成了另一条河里的鱼。

说到鱼,鱼可是一种有追求的动物。尽管鱼塘里衣食无忧,但只要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豁口,浅浅的流水都没不过它的背,它也扭着身子、甩着尾巴拼命往外游,甚至侧着身子,恨不能重新进化出四条腿来,也要爬向未知的世界。它可能不知道: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。

那几天可以顿顿吃鱼。鱼是下游的蟹板的,小水泥船的船舱里满满当当,多是鲢鱼、草鱼、鲫鱼这些家鱼。鱼卖得很贱,开始一块钱一斤,后来一块钱一条,拣大的拿,最后则半卖半送了。

听说有养鱼的人瘫在埂上哭。这些没良心的鱼啊。

我觉得该干点啥。晚饭的时候,熬红了眼的父亲回到

家,喝过一碗粥,靠在椅背上打盹。雨又下了,他一会还得去巡逻。我说,你洗澡,我去吧。

和我一道巡逻的是庄上的大龙,又高又壮,穿着雨衣在前面走。我一手撑伞,一手握着手电,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后面跟着。伞根本不顶用,下半段一会就打湿了。巡了一遍河堤,大龙站到一棵老杨树树下抽烟,我站在一旁提醒他树下危险,他不理睬。雨更大了,老天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,撕心裂肺地嚎,闪电一个接着一个,雷一个跟着一个,有的雷还没响完,还拖着长尾巴,下个雷就又轰的一声接上来了。一个闪电喇地照亮黑夜,接着是咔嚓一声炸雷,我腿一软一屁股坐到了泥水里。大龙笑我到底是个教书先生,说害怕就先回去。我怕什么,只是,只是没见过这阵势。

那是一九九一年的暑假,我窝在老家一个偏僻的村子里。村前的河堤终是没有倒,收成可想而知的寥寥无几。至于外面的世界,哪里江堤溃了,湖滨炸圩泄洪,都是从电视上知道的。

今年一入梅,雨水也不正常,有时不似正经梅雨那般细雨绵绵,而是暴雨如注。打开手机,能看到雨下到马路上,下到小区里,下到地下车库里。网络上各种调侃,什么大扬州成了大洋洲,什么有了车还要有船……就是没看到雨下到乡下秧田里,也难怪,乡下留守的老人们不会拍小视频,不会发朋友圈,似乎也没人在乎他们那么两三亩地的收成,但人总要吃饭的,拍视频和看视频的人都不能免。窗外,雨止,家中枯坐,集前人句偶得一联:生憎一雨连三日,惟愿积雨未伤禾。

过两天我想下乡去看看。

从此爱上了书

□ 卢世平

记忆中,父亲在老家南园的书橱是由两截木柜组成,上半截两扇柜门用的玻璃,透明的,无需打开就能看到柜内的书长什么样,下半截柜门也是两扇,用的木门,从外面看不到里面,平时总是关着。

老家房子建在村护庄河南岸的小土墩上,单门独户。我在兄弟姐妹中最小,大约五六岁时,还没到上学年龄,当时村里是没有幼儿园的,商店卖的全是油盐酱醋等生活日用品,从没卖过小孩玩具,农村小孩子一般先是在家里自娱自乐,我也不例外。无聊时就坐在小板凳上,当大马骑,玩腻了就在家里吞吞吞到处乱跑乱看,有时翻箱倒柜,只要看到好玩的东西都要体验一下,总之闲不住。到了七岁的时候,一个人溜到庄上跟着大孩子后边看热闹,混熟后,开始加入他们的队伍,打陀螺、滚铁圈、打弹弓还有滚铜钱,但大多数小孩子都是打“四角”。我也喜欢打“四角”,因为成本小、携带方便。

打“四角”,也叫撰纸炮,小孩一般都会玩。“四角”的制作方法很简单,就是用纸折成正方形的“四角”造型,分正反两面。打“四角”时,一方先把自己的“四角”放在地上,让对方也用他自己的“四角”撰打在地面,通过惯性,看能否用己方“四角”落地的风力把对方“四角”掀翻。如果一下子打下去把对方的“四角”掀翻过来,那对方就算输了,对方的“四角”就归自己了。如果打不翻,自己的“四角”打在地上,是不能拿起来的,由对方拿起地

上他自己的“四角”,再进行撰打。一人打一次,轮流进行。

一开始,我都是找些董糖包装盒、香烟壳子以及哥姐们用过的写字本之类的纸折成“四角”。没几个回合,我的“四角”就被大孩子赢去了。我回到家里,到处找纸折“四角”。家里能折“四角”的材料几乎用完了,思来想去,唯一有点希望的就是父亲的书橱,知道那里面书很多,于是决定冒个险。

一天,父亲离开家后,我悄悄溜进他的书房,蹲在书橱前面,拉了拉书橱下面的柜门,怎么也拉不动,原来被锁上了。没办法,只好再看看上半截书橱能不能拉开。我个子很矮,够不着柜门,便拖了一张凳子,慢慢爬到凳子上,轻轻地站起来,头正好与书橱上门平齐,用劲一拉,橱门被打开了。看到里面全是线装古书,摆放得整整齐齐,一排一排的,每本书的侧面中间还写了几个字,有大有小,全是毛笔字。当时我还没有上学,也不认识字,更不知道写的什么,是什么书,只是很好奇地把每本书都翻开看看。

书有大有小,有厚有薄,颜色也各不相同,几乎都发黄了。翻开书时,发现有好多插图,很好看,各式各样的,有人物画像,有花草树木,还有

奶奶的故事

□ 李湘清

解放初期,县委干部徐兆松和一沟镇东北侯家庄我奶奶吴阿宝的革命事迹,仍在一沟老一辈百姓中传颂。

1947年8月,一沟镇东边二里处的大柳树(拐子街)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当时一沟镇正逢集,赶集的人很多,听到枪声后四处奔逃。一沟镇东北侯家庄四十多岁的吴阿宝在红庙沟河跨上自家小舢舨,急促划起双桨向北驶去。红庙河与镇北藕塘“丁”字相通。突然从藕塘宽圆的荷叶下冒出一

个人头,指着河坎草丛中一只皮包,求吴阿宝拿走。吴阿宝顿时明白,此人是共产党人,大柳树传来的枪声是国民党还乡团追杀他的。徐兆松为保护一沟百姓,没有混于赶集的人群中,以免百姓遭殃,而是独个儿躲藏在布满

三丫头理发店的主人叫“三丫头”,三丫头姓张,男性。

三丫头家住城郊张家庄,是家里的老三,上面有两个姐姐。祖父母视其为“惯宝宝”,给他头上留了一撮胎毛,编了条小辫子,并给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小名——“三丫头”。童年的三丫头,体格羸弱,与同龄孩子相比,生长迟缓,十多岁时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三丫头天资聪颖,但由于身体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原因为了将来的生计,家里人让三丫头学了剃头的手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三丫头二十岁出头,个子高挑,腿细背窄,脸颊显得瘦削,嘴唇缺少血色,但他的五官倒也长得精致清朗,线条棱角分明,双眼皮,两只黑亮的眸闪着智慧、风趣的光。他学剃头满师了,在张家庄庄台南面的空地上整出一块平地,开了并理发店。

三丫头理发店刚开张时,生意不太好,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忙碌起来。

三丫头学剃头,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,当学徒时,注重新潮时尚,追求大城市流行的摩登。同时,他也学会理发行业一整套传统剃头匠必须掌握的技艺:剃须、修面、采耳、敲背、揉腿、小孩复白等。三丫头理发店的目标服务受众不仅是青年男女,还包括村组庄邻、周边工厂中的中老年人。

三丫头为顾客理发结束时,

三丫头理发店

□ 赵旭东

总要询问一下顾客,有没有修面、采耳、头部按摩、电热吹风、打蜡上油等方面的个性需求。这些后续的服务项目,他都不另收费的。三丫头理发店收费低于同行,顾客多给了钱,他是不接受的。

三丫头理发质量很受顾客称道。每次动推剪、夹剪前,总是左手拿着发梳,一遍一遍梳理着顾客的发丝,右手的手指间夹着工具,用拇指、食指扶着顾客的头,目光前后左右、镜内镜外聚焦头型、脸型,确定哪种发型,咋动手开剪,咋修饰完美,哪根发丝吡了出来必须多补上一剪。经常是顾客付了钱,准备离开时,他还要朝他的头上再看一眼,极有可能会笑嘻嘻地请顾客等一下再走,用手在他的头上某个部位再压一下,或再抹一下。

三丫头起早贪黑,日复一日地辛苦着。钱包渐渐鼓起来,脸上颧骨处也晕开些许红色,三丫头成家了。成家后的三丫头更加辛苦,常常工作到晚间九点钟才打烊,拎着暖瓶,移动着疲倦的长长身影往家走去。

一个平常的午后,低头干活的三丫头,抬头准备招呼进店理发的顾客时,心脏骤停,在天命之年走到了人生的终点。